
□12
3764
211

D12
3764
211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五十五

南菁書院

春秋古經說一

番禺侯康君謨著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作邾婁後倣此據檀弓亦倜邾婁公羊釋文云邾人語聲後曰婁檀弓釋文云邾人呼邾聲曰婁然則公羊之倜所謂名從主人也左穀正其名公羊從其俗猶越或倜於越義可兩通無關體要公羊及范氏穀梁注皆爲於越强生義例然恐祇是史異詞耳孔疏近之

蔑公穀作昧據左注蔑卽姑蔑不倜姑者惠氏補注云隱公名息姑當時史官爲之諱然則作蔑爲合昧則同音字故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公羊亦作昧又說文目部昧目不明也苜部蔑勞目無精也非獨音同義亦本通矣

91-244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公穀作尹云天子之大夫按左氏親見國史不應以男子爲婦人乖繆至是蓋經本作君氏後字脫其半而成尹如戰國策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周禮司几筵其柏席用萑注元謂柏槨字磨滅之餘君之爲尹正所謂磨滅之餘也昭二十年傳棠君尚謂其弟員曰釋文君或作尹亦其例公穀不知爲脫誤見春秋時適有尹氏此人凡兩書于經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以王子朝奔楚遂幸合其說耳金履祥通鑑前編毛奇齡春秋傳郤坦春秋集古傳又以爲郎鄭之尹氏更附會無足道然則何以傳君氏曰春秋書妾媵之卒僅一見于此傳子氏則嫌與定十五年姒氏卒同姒氏固夫人也故特變文以見其爲君母趙東山謂妾母本不登于策此以吾君服其母喪不可不書曰君氏者爲夫子之特筆是也顧氏大事表斥爲支離何哉日知錄引襄二十六年傳君夫人氏爲證謂當時有此傳去其夫人卽爲君氏引據最確不必如惠半農春秋說以不傳姜氏絕不爲親難之也

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公穀作觀史記魯世家十二諸侯年表漢五行志下上皆作觀按臧僖伯有則公不射之語故葉氏夢得云古者天子諸侯必親射牲因而獲禽以共祭春獻魚之節也公將盤遊託射牲以祭焉惠氏補注亦引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共射牲之弓矢及外傳左史倚相語證之又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矢魚更有明文矣淮南以夏令紀事夏之季冬正周之春蓋公本意在觀而託名

于矢言矢則觀見言觀則矢不見古經爲長而杜注以矢魚爲陳魚亦非古經意也左傳言陳魚而觀者蓋將射必先陳之非卽以矢爲陳杜元凱泥于釋詁文因而誤解

隱五年秋衞師入郕

郕公作盛後同惟莊八年作成春秋簡書刊誤譏其宋將作送衞將作彗　四庫提要云穆天子傳所載盛姬卽郕國之女放古圖許或作鄍魯或作鹵俱勒鐘鼎斷非訛寫古字異文如斯者眾未可盡以今文繩之然則郕盛古通無關義例至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公又作成者亦同音假借如管蔡世家封叔武于成亦以郕爲成也傳謂諱滅同姓非春秋繁露滅國下云衞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彼六兵終滅莫之救則皆以郕爲成蓋因齊師圍成之文而連及之

隱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羊作邴按春秋時防地有四一魯邑卽此年會齊侯者是也一魯山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是也一宋地隱十年取防是也一莒地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也魯防邑與齊接壤蓋在北鄙故莊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廿二年及齊高侯盟于防襄十七年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而臧紇之亂亦自防奔齊莊廿九年襄十三年又屢城防皆以邊齊故也則公會齊侯必于防無疑若郕者據說文則宋下邑此會正謀伐宋安得會于宋地據公穀則卽鄭之祊桓元年始卒易祊田前雖云我入祊蓋未肯受而有之本杜注仍屬鄭境齊魯又何必去其本國而會之于義古

經爲長或公羊義以魯別有地名邾者耶或曰據少牢饋食禮南柄注古文柄爲倗則方爲邾正其類

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公穀作紀何注謂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百里按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王莽傳信鄉侯佟上言春秋天子將娶于紀則褒紀子倗侯蓋爲公羊學者相傳有此說然其禮于經典無徵且紀季姜歸京師在九年豈有天子立后謀于七年之前而納于七年之後者是時桓王已立十年又非少不能成禮待其長而後娶可知也胡傳及吳草廬又謂齊欲滅紀朝魯求庇以六年之事牽合于此按左氏親見國史既知六年會成爲諸謀齊難何獨于此不知

也劉道原又謂春秋雖亂世至于兵革之事亦慎用之杞來朝魯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按惠半農春秋說云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九月入杞與桓二年秋入杞正同皆討不共也討不共者古之制故凡伯弗敬一書伐兩書入皆所以懲不共春秋書之以爲戒且滕杞皆前倗侯後倗子矣獨于杞侯而疑之程子曰凡杞倗侯者皆當爲紀杞爵杞不復倗侯惠氏此數語似暗破程說然則作杞于義爲長

桓六年春正月寔來

三傳竝同然竊意古經當作實來詩大雅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箋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疏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此其證也錢

氏養新錄又以覲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卽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故二傳作寔左傳作實云云引據尤確今左氏亦作寔來則未知何人據二傳改錢氏歸咎于杜元凱雖多信傳不信經然于經但有疑辭如隱九年大雨震電文十七年齊侯伐我西鄙之類皆明言經誤而亦未嘗擅易況杜卽以實訓寔又何必不仍其故字蓋杜所見本已改作寔改經必兼改傳傳當亦本作實陳樹華謂傳解經不容立異而別本尙有作實流傳至唐初孔氏猶及見之錢氏非也謂爲伏虔本未知信否要古經之作實不作寔則確有可憑矣

桓六年公會紀侯于成

成穀作廊按襄十六年齊侯伐我北鄙圍廊卽此地彼經穀作成而左作廊與此正相反然則廊成通用擅弓成人有其兄死釋文成本或作廊亦其例不必因說文云廊魯孟氏邑遂謂廊是而成非也此廊爲魯邑與衞師入廊之爲國名者名同而地異廊國之廊亦可作成管蔡世家封叔武于成及公羊莊八年傳是也公羊他處又作盛成邑亦可作廊則左穀所載是也

桓十一年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公羊作夫童穀梁麋氏本亦作童按古鍾鐘通用夫鍾之鍾蓋古經別本有从童者後奪其半而成童如禮記引說命爲兌命之比水經淇水注又東南逕千童縣故城東史記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故重也一作干鍾

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羊衛先于蔡毛西河春秋簡書刊誤云此非蔡衛爭長之時不必有次第可據按下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注云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穀梁注同正義引班序譜俛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征伐會盟凡十六國時無霸主會同不并無有成序其間蔡與衛凡七會六在衛上唯此處在陳下故以爲蓋後至也又襄二十七年正義引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廿八年盡哀十四年大率皆陳後次蔡春秋初衛在陳上莊十六年幽之盟齊桓進之班在衛上終于春秋見杜注蔡後次衛據此而言蔡合先衛若其後至又當如十六年例序于諸國後今乃居衛陳之間其爲誤倒無疑當從古經

又按若援昭公元年會于虢衛齊惡之例則蔡雖不以後至貶而衛自可以先至進衛序蔡上非必無說特以此經左穀皆同又其常例如是故疑公羊誤倒耳

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

送公穀作逆欲明送與逆之是非當先定單伯之爲周爲魯春秋毛氏傳及春秋簡書刊誤力闢單伯非魯大夫致詳明矣而猶有未及辨者今并正之陸氏淳以祭仲比單伯謂諸國大夫王賜之圻內邑爲號令歸國蓋亦知單非魯地而創立此論不知祭仲之祭非祭伯祭公之祭左傳桓十一年注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地而畿內之祭釋例土地名

注云闕顧氏春秋大事表則以爲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北十五里有祭亭其非一地明甚（晉之長垣縣則今大名府屬縣）故程廷祚春秋地名辨異列之于二地一名類中且云賜圻內邑爲號者以爲實與其地乎則隱桓之間祭伯祭公祭仲並見經傳不容一邑而分二人以爲空假其名乎則三代時無此官制也祭仲既非畿內邑則謂以畿內之單賜魯大夫者其說孤而無據矣俞氏皐又謂周有單子非單伯按釋例世族譜皆根據世本最可信其序單襄公爲單伯子（此當是文十四年之伯則相去太遠）則單子明卽單伯（單伯若送王姬之單伯且如俞說將滕侯滕子薛侯薛伯杞侯杞伯杞子俱分爲二國乎是單子單伯之說不足疑也至劉氏敞鄭氏玉等復以下十四年文十四年之單伯左傳有明文者亦斷爲內臣以附會此經不信親見國史之左氏而徒于字句間推求其義亦可謂避實蹈虛矣故單伯決當作王官而逆決當作送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上夜字穀梁作昔毛氏刊誤亦知昔可訓夜而謂不應上夜作昔下夜不作昔按　四庫提要云列子倆夜則昏憊而熟寐昔昔夢爲國君又倆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正昔夜二字並用然則偶然異文無關義之長短也　唐公羊作賣凡隕字皆同實一字耳見漢書司馬相如傳瀺灂賣隊注

又按劉向治穀梁者而本傳載其上封事書引作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易恆爲常避文帝諱）疑其初本尙不作昔矣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

公穀作納糾按古經似亦但作納糾正義引賈逵云不言公子次正也下齊人取子糾殺之疏引賈逵云傅子者愍之則賈景伯本無子字也正義又引沈云齊人傅子糾故魯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文在殺子糾下不在納子糾下則沈文阿本無子字也沈據杜注爲義略則杜元凱本亦無子字也公羊釋文云正義又云劉與賈同則劉光伯本亦無子字也公羊釋文云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亦作猶言或作乃別本偶異則陸德明所見本尚有無子字者也穀梁釋文則但云左氏作子糾不云亦作蓋言之不詳唯唐定本有子字蓋涉下文而誤今不從至前不傅子後傅子公羊謂貴宜爲君比于子般子野之例後儒多從之然鮑叔方請魯討而以宜爲君之辭奉之哉且何不正其名于初納之時而正其名于見殺之時也賈逵云愍之夫糾果不當立雖死于非罪不能憫其枉殺而加以尊傅春秋書法未聞有虧典也唯霞峯華氏春秋疑義云鮑叔請魯討糾而傅子糾或疑子糾爲名非貴而傅子段氏意同其說似矣而猶未盡合蓋公子糾實單名糾上年傳文可據且春秋時人皆以子取字無取名者襄十五年左傳歷序楚公子午公子罷戎諸人而有蕩子馮諸人皆舉名則子馮亦必非字然他處屢以蕩子連文則但名馮耳杜注以子字屬下非然雖不取名而傅謂之間或配子字以成文如楚公子元傅子元鄭世子華傅子華宋公子城傅子城昭四年昭二年其名本皆無子字傅子糾亦猶是也沈文阿所謂從齊人

所俛也然則俛子不俛子皆可非義例所繫特歷據古本則
左經實作納糾不作納子糾耳
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會上有公字與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
于齊公羊作公會僖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
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穀作公會同然彼處或是公羊原文
此則俗刻所誤段氏引十九年徐彥疏云十六年冬會齊侯
宋公以下同盟于幽經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阮宮保校
勘記又引春秋繁露滅國下篇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據此二
證公羊原本無公字可知惠氏春秋說謂宜從
公羊有公字者非

許男下公穀有曹伯二字按繁露滅國下篇云曹伯之所以
戰死于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
來也然則江都所見本尚無曹伯不知何時妄加原加者之
意見僖公以來齊桓凡有征伐會盟曹皆與齊宋陳衞鄭許
同列今此盟亦適六國皆在而獨無曹故取以攙入許男下
耳穀梁誤亦同當以古經爲正
莊二十年冬齊人伐戎
戎穀作我簡書刊誤謂不可攷按此固有可攷也齊魯自盟
柯盟幽後即修和好惟十九年齊宋陳伐我西鄙此必公子
結會盟時有開罪三國者本非深仇既已致討則亦已矣故
二十二年遂及齊高傒盟于防公亦如齊納幣觀社和好如

初而是時戎患方亟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二十四年戎侵曹二十六年公伐戎故齊桓亦有此役爲獻戎捷先聲其非伐我審矣又汪氏克寬云經書伐我十有九皆書四鄙惟哀八年吳兵至城下十一年齊師伐我戰于郊兩書伐我此言齊人則將卑師少安能深入乎其言尤得屬辭比事之法當從古經作伐戎無疑（經書侵我者五亦皆言鄙）

又按春秋繁露奉本篇云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即指哀八年吳伐我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二役也其說與汪氏殊然亦可見伐我例合書四鄙不書鄙者必有故今無故而不書鄙則非伐我也

莊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三傳同然據公羊疏云二傳作小字與左氏異則古經實作城穀二傳乃作城小穀高氏閻張氏洽趙氏鵬飛李氏廉諸人未詳古經本文而嘵嘵致辨齊地之穀不名小穀因從范氏說以小穀別爲魯地力斥左氏爲管仲之非雖以顧亭林之工攷核而其日知錄杜解補正二書亦沿舊解是移公穀之經配左氏之傳固宜不合也李氏廉又謂此時桓未見有功于魯按魯自盟防之後與齊情好日密以小事大必多得其庇護特經傳文不具耳且卽就經傳論臧孫告糴齊侯獻戎捷則有恩禮于魯可知豈必待高子來盟而後爲功哉今仍定爲城穀以還古經之舊以杜訾謷左氏者之口

此條左氏無可議杜注則可議杜注云小穀齊邑濟北穀城

縣城中有管仲井釋例土地名云穀小穀二名是其所見本已作小穀孫志祖疑注中小字亦後人誤加是未攷釋例也杜不能據善本審正徐彥時左傳猶有作城穀者而牽合其說此則可議者也但范氏則在晉非無善本可知而之說亦無據原范氏意不過以城上不繫人小穀上不繫國必是魯事故泛云魯地耳而參稽他書實未見魯地有名小穀者後儒推衍范說亦終鮮佐證徒取孫氏尊王發微謂曲阜西北有小穀城一語果足信乎故杜范之注同一無據而後漢郡國志云穀城春秋時小穀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魚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也二書皆用杜義則吾亦甯從杜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己未公穀作乙未以杜氏長麻推之十月戊午朔不得有乙未乙未十一月八日也此亦如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穀作己巳以長麻推之五月癸未朔不得有己巳漢五行志上引作己酉亦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穀作乙亥以長麻推之九月戊子朔不得有乙亥也葢乙己字形相似而訛當從古經　襄二十一年公羊疏云何氏自有長麻不得以左氏難之錢大昕養新錄謂疏家依違其詞無明文可證

僖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公作貫澤按公羊九年傳貫澤之會解云即上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是也而此言于貫澤者蓋地有二名然則此經本無澤字今有之者不知何人據九年傳

增貫一名貫澤如滎一名沙澤也又杜注貫宋
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莊十二年宋萬弒
閔公于蒙澤注蒙澤宋地梁國有蒙縣是貫與蒙澤近蒙以
澤名必其地有大澤故貫亦得稱貫澤也春秋繁露精華篇
會盔據　亦稱貫澤陽穀之
九年傳

僖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穀作盔與宣十一年公孫盔昭二十二年宋向盔廿八年
鄭伯盔滕子盔公羊作甯者正同按盔甯古通用甚多史記
酷吏傳盔成漢書作甯成徐廣史記注已云盔一作甯　史記引過秦論六
國之士有盔越漢書作甯越前漢地理志上谷郡有盔縣廣
盔縣後漢郡國志作甯縣廣甯縣皆是也郡國志山陽鄒方

與有泥母亭或曰古甯母泥甯亦聲之轉

僖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三傳同段氏據徐彥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又攷左氏傳
言丕鄭者四不言父則其經之無父字明矣按徐彥所見左
氏恐是後人據傳刪經未為善本古經當實有父字古人命
名多配以父取字多配以子皆泛詞也俾謂之間可從省如
俾叔與父為叔與宋子哀為宋哀之類而經文據實直書則
不宜省故箕鄭見于文七年傳而九年經則書箕鄭父胥甲
見于文十二年傳而宣元年經則書胥甲父此之傳不言父
而經言父其例也

僖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孟穀作雩或爲字公作霍按此展轉訛之跡顯然穀作雩者雩孟音同也公羊後穀梁而出又因穀之雩而誤霍則以形近也葢穀梁一誤而公羊再誤也但漢五行志下下引董仲舒劉向說春秋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事亦云爲雩之會二人治公穀者疑其初本尙與古經合矣

僖二十三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公羊作隗按周時隗夔爲二國史伯對鄭桓公曰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又曰羋姓夔越不足命也葢一在西一在南風馬牛不相及今以隗當夔不幾疑于西方之國乎水經江水又東過秭歸縣之南注云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卽夔歸鄉葢夔鄉矣然則以夔爲隗猶之以夔爲歸皆聲相近而誤其本字則當作夔

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作萩或作菽公羊一本作萩按萩椒雙聲左傳昭三年子服椒十三年作子服湫襄二十六年楚椒舉椒鳴楚語作湫舉湫鳴古今人表作湫舉哀元年敗越于夫椒史記伍子胥傳作夫湫椒之爲萩猶椒之爲湫也又說文無椒卽菉字是字形尤與菽易混而萩字亦或作楸又與椒字從木者易混此椒萩菽三字所由別出也

文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公穀無仲字左傳釋文云叔仲彭生本或作叔彭生仲衍字

非也古經當有仲字叔仲乃彭生之氏不宜去其一凡左傳
傅叔仲氏皆二字連文古經當亦然且魯固有叔氏叔肸之
後是也左傳于孟孫氏季孫氏臧孫氏或單傅孟氏季氏臧
氏而于叔孫氏無單傅叔氏者嫌于叔肸之族也傳文尚謹
嚴如此何況于經彭生時未有叔氏然舉全書而論終嫌無別然則古經必作叔
仲可知不知何時奪去仲字而二傳仍之下十四年古經亦
無仲字則闕文如定六年經傅仲孫何忌為仲孫忌也此三傳皆
同之闕文公羊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則獨公羊之闕文云譏二名者乃從而為之辭釋文不以十
四年經為闕而以此經為衍誤信公穀之過至漢五行志下
下引作叔彭生者乃董仲舒劉向之言二人治公穀固宜如
是若水經陰溝水注引則有仲字矣俗刻無此據武英殿聚珍版原本

定六年杜注云何忌不言何闕文而下十四年叔彭生注不
云闕文則杜所見左氏恐當有仲字其無仲字者當是或本
如此年經釋文亦云本或作叔彭生也

文十三年邾子遬𨳒卒

公穀作蘧篨段氏謂公穀為正蘧篨竹席也此以器為名也
按蘧篨為竹席亦為惡疾如詩蘧篨不鮮是也而惡疾之蘧
篨又作蘧蒢漢書敘傳下舅氏蘧蒢幾陷大理是也左傳雖
有名子不以隱疾之言而春秋時以隱疾命名者正多如宋
平公太子名痤痤說文痤小腫也一曰族桀齊慶繩名隻說文
隻頭衰骯隻態也然則邾子之名或以器或以疾皆不可知
以器則字不能从艸以疾則从艸从竹皆可無以定二傳之

必是而左經之必非也鄭君禮注謂隱疾衣中之疾疾在外者雖不得言尚可指摘此則無時可辟然則非避不祥也故遽等可取爲名以非隱疾故

文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公作聖按史記衛世家聲公世本作聖公見索隱蓋聲聖音之轉也然必是聲譌聖非聖譌聲知者以周書謚法解倆善賦簡曰聖敬賓厚禮曰聖皆非婦人所宜而婦人謚聲者則有隱公之母聲子齊靈公之母聲孟子公孫敖之妻聲已謚法不生其國曰聲聲姜其殆生于外家者與

仁和邵順穎
長沙王先慎校

南菁書院

番禺侯康君謨著

春秋古經說二

宣八年夫人嬴氏薨

嬴公穀作熊按春秋時嬴熊分兩姓伯益後爲嬴如秦徐江黃諸國皆是熊則不知何人後桓十二年左傳羅人欲伐之注羅熊姓國正義以爲世本文今以音近而嬴誤熊不幾于紊亂世族乎

宣八年楚人滅舒蓼

蓼穀作鄝本又作蓼按左氏桓十一年傳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釋文文五年傳楚公子燮滅蓼釋文哀十七年傳是以克州蓼釋文俱云蓼本或作鄝詩漸漸之石箋亦俾舒鳩舒

鄝而釋文云本又作蓼是鄝蓼通用或據說文邑部鄝地名从邑翏聲謂穀梁爲正則恐未然前漢志六安國蓼縣下本注云故國皋陶後爲楚所滅後漢志廬江郡蓼侯國此實沿古之舊傳知本不作鄝公子燮所滅之蓼與見桓十一年傳者截然二地觀杜注自明與舒蓼則似爲一正義說也春秋大事表從高氏地名攷謂三蓼當分三國似更確今姑從正義　且說文不言國名而但云地名卽許意亦未必以舒蓼當之

宣十五年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公羊作牟婁按郊特牲之毋追釋名釋首飾以爲弁追卽禮記釋文亦云毋音牟列子黃帝篇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釋文無莫侯反又左氏襄十四年傳執莒公子務婁務徐音莫侯反荀子成相篇舉牟光卽務光是無務古音皆如牟又按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牟婁實有其地左疏謂莒取之後常爲莒邑據經文而言也春秋大事表以無婁公作牟婁謂卽莒人所取者則是時莒恃晉而不事齊齊比年伐之仲孫高固何由會于其地且釋例土地名于牟婁下注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

隱四年注同　于無婁下注云闕則不合爲一地可知但杜以無婁屬杞穀梁注同　亦有可疑者此事傳無明文杜亦不能實指無婁所在仲孫高固復非杞大夫杜果何見而云杞邑乎第其分無婁牟婁爲二則似得古經之旨以齊莒方惡故也公羊作牟非獨以音相近當亦涉隱四年昭五年經文而誤

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公穀作貿漢五行志屢引皆作貿按古音茅如矛小雅露
彼菅茅下與猶韻離騷荃蕙化而爲茅上與留韻而檀弓貿
貿然來釋文貿一音牟是茅貿可同音故古經作茅二傳作
貿也衛康伯髦卽王孫牟據釋例土地名河東大陽縣西有茅亭卽茅
戎而文三年左傳注茅津亦在河東大陽縣西故括地志謂
茅戎以處晉之茅津得名則古經作茅乃其本字也
成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
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首公穀作手按首者正字手者假借字古多通用士喪禮左
首進髺注古文首爲手大射儀相者皆左何瑟後首注古文
後首爲後手左氏古文而作首公穀今文而作手者容有之二字出入襄二十五年左傳

授手于我家語作授首于我漢書古今人表戕手說文支部
作戕首宣二年左傳趙盾士季見其手釋文手一本作首莊
子達生則捧其首而立釋文首本作手皆通用之證也公羊
又作午者則更由手而訛至宣十七年孔疏云沈氏引穀梁
傳曹公子首傴當是誤涉左傳文經義雜記據此謂古本穀
梁與左傳同則恐非也

成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公作沙澤按定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亦作沙澤蓋
卽合爲一地然定七年左傳以沙爲瑣則此年公以瑣爲沙
非無據蓋沙本有娑音閟宮詩傳有沙飾也釋文沙蘇河反
刻鳳皇于尊其羽形婆娑然也正義云傳言沙卽娑之字也

婁瑣音近故一地二名或又加澤字者如滎一名滎澤貫一名貫澤耳杜注瑣澤地闕沙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分作二地似非襄十一年諸侯伐鄭次于瑣鄭地也昭五年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楚地也皆不得與此瑣相混

成十五年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成公作戊釋文云本或作成按此宋平公也昭元年公羊注云戊惡皆與君同名戊卽向戊君卽指平公然則公羊實作戊釋文所云或本非公羊原文乃據古經改也今刊定知古經爲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宋世家皆作成不作戊又春秋時雖或君臣同名如鄭簡公名嘉而同時有公子嘉晉定公名午而同時有邯鄲午之類洪稚存更生齋文集有春秋論然究屬變禮向戊號倘名卿未必犯此不韙也公羊特以時君臣上下同名不甚避諱耳

成戊形近而訛如哀十三年許男成卒公亦作戊定四年杞伯成卒于會公作戊又作戊文二年左傳宋公子成釋文成本或作戊莊子大宗師釋文成本或作戊

襄元年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鄫公作合穀亦或爲合段氏改古經爲鄫謂本作會會合音義皆通一寫作鄫再寫訛鄫其說甚創然非也段謂僖十四年釋文鄫始見音似陵反以後不爲音惟此字音才陵反恐本是古外反淺人改之按僖十四年以下鄫之見經傳者皆同是姒姓之國故音義不復重出此則雖同字而實異地嫌

有別音故復出之安得因此疑本作古外反也段又謂杜注
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據此可知鄑乃鄑之誤古者鄭
國處于留鄭伯寄孥與賄于虢鄑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
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鄭所并故曰陳留此所次蓋鄭東
鄙錯于宋境者古爲鄑地故名之按僖三十三年杜注云鄑
城故鄑國在滎陽密縣東北與此年注鄑在陳留者顯分爲
二何可牽合孟康漢書注以證杜注作鄑又兎劉昭注司馬
彪郡國志于陳留郡襄邑下明云襄元年會鄑杜預曰縣東
南有鄑城水經淮水注下明云又東逕鄑城春秋襄公元年
經書晉韓厥帥師伐鄭魯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鄑杜預
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鄑城引經引注皆作鄑不作鄑也鄭
國

處于留之說發墨守所不取今姑無論此然則公穀作合者當是由鄑誤會由會誤合段氏云云未免以末爲本矣

襄五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穀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按此涉上文戚之會及後數年伐鄭會祖莒邾滕薛皆從而致誤也必知是二傳誤而非左氏奪文者齊世子光位次在薛伯下十年先至于師始長滕薛十一年始復長莒邾此時尚仍其舊若左經有斷爛當并奪齊世子光不應獨于其中奪去四國故知二傳誤衍毛氏簡書刊誤云前會有吳人鄫人而此亦無之則不必與前會相同是也公穀口授之本多有相涉而誤者如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有曹伯則誤于侵蔡會首止諸役也說見前八

年盟于洮有鄭世子華則誤于甯毋之盟也襄二十二年會
沙隨有滕子二十九年城杞有邾人則誤于圍齊盟澶淵會
夷儀諸役也此其致誤之由皆可灼然如晦之見明矣

襄十年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穀作傅陽公與左氏同而解云左氏經作偪字凡徐彦
疏文必公羊異左經者始云左氏作某今經文不異而亦云
然恐徐彦所據本非作偪然今不可攷矣偪徐甫目反又彼
力反惠氏補注引古今人表福陽子則偪當讀爲福謂徐仙
民音是而傅又福之轉故鄭語傅妘姓鄅鄫路偪陽而前漢
志楚國後漢志彭城郡俱有傅陽縣隨宜傅之無關體要

襄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騑公穀作斐按古人名字必相應如名偃字子游名施字子
旗之類義略可尋公子騑字子駟則尤顯然者駟一乘也騑
驂旁馬也必得騑而後成駟詩干旄正義引王肅云夏后氏
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騑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騑謂之駟左
傳桓三年正義云名騑者以駟馬有騑騑之容然則名騑字
子駟義始相配公穀易以聲相近之字非子駟命名本旨矣

襄十有一年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亳公穀作京徐彦疏云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
之也按史記集解晉世家襄十一年左傳正義引服虔九合
諸侯註俱作亳使云涉杜本偶誤不容兩引皆同又韋昭後
于服而先于杜其注晉語亦作亳則自東漢三國以來別本

多不作京但今審定似宜從徐彥所見服本惠徵君補注云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亳無攷春秋大事表則謂亳當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二十里葛偃師爲湯所居之亳故取以當之然杜注但言鄭地而不詳所在果卽偃師之亳其文易見何獨闕如則此非杜氏旨也徵君謂無攷者究得闕疑之義

襄十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台穀作郜按杜注云琅邪費縣南有台亭而後漢郡國志泰山郡費縣下亦作台亭葢皆因舊名爲傳則此地本名台而知穀作郜者台郜古通詩生民卽有郜家室白虎通京師引作卽有台家室是也據釋文穀梁本又作台則亦與古經同

矣

襄十四年己未衛侯出奔齊

公羊作衛侯衍毛氏簡書刊誤于二傳抨彈不遺餘力獨此條謂諸侯出奔例書名此簡書闕文公羊補之爲是按諸侯出奔有書名者北燕伯款出奔齊蔡侯朱出奔楚之類是也有不書名者衛侯出奔楚及此是也其義例皆難以强通如曰從赴則列國來告亂安得直俾其君名禮所云諸侯失地名者正指書法而言非指臣子赴告故論書法則皆宜名論赴告則皆不宜名如曰復歸國者不名則鄭伯突衛侯朔亦復歸何以名卽謂突奪正朔得罪天子特名以惡之矣而郜伯未復國又何以不名且譚子弦子溫子皆不名或又謂譚

子等國滅而奔與兄逐而奔者不同則徐子章禹又何以名
董江都言春秋無達例者其在斯乎後儒望文生義未必盡
當筆削之旨闕疑可也故此之不名未見公羊是而左穀必
非

襄十七年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牼公穀作瞞按攷工記梓人云數目顧脰注故書顧或作牼
鄭司農云牼讀爲鬜頭無髮之鬜孟子宋牼將之楚荀子非
十二子作宋鈃蜀志簡雍傳注云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
簡荃皆聲之轉也劉昌宗周禮音牼苦顏反又客田反

襄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桃公羊作洮按桃洮皆魯地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于洮
僖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此與僖八年盟于洮之合爲一此地之名洮者也是爲曹地者不同正義誤

桃邑也杜注魯國卞縣東南有桃墟而于洮則但云魯地釋
例土地名注云闕荃不能實指其所在然以會杞伯姬會衛
子莒慶推之必其地與三國相近三國皆在魯西南此云伐
我北鄙則非洮明矣公羊徒以聲近而譌不知其誤合二地
爲一有斷不可者也穀梁莊二十七年釋文洮本作桃其誤
亦猶是也

襄十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羊作阿按柯阿原同音通用如水經河水注之柯澤即
左傳襄十四年之阿澤但此地則實作柯不作阿一徵之後

漢郡國志云平原郡祝阿春秋時曰祝柯一徵之水經濟水注云春秋襄公十九年諸侯盟于祝柯（谷刻訛阿武英殿板不誤）左傳所謂督揚者也漢興改之曰阿矣據此知明是公羊漢世始著竹帛習于當時之俗因以阿易柯而不知非聖經本文也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公羊作開陽亦因當時避漢景帝諱而改也穀梁仍作啓）公羊後出于穀梁此亦

一證

襄十九年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作喜按此鄭子孔也說文乞部云孔通也从乞从子乞請子之候鳥也乞至而得子嘉美之也故古人名嘉字子孔今以左傳攻之如楚成嘉字子孔宋孔父嘉亦名嘉字孔父杜氏以爲孔父名者非說詳惠定宇補注則鄭之子孔其爲名嘉無疑況鄭固別有公子喜子罕是也未聞被殺襄二年左傳載子罕當國八年傳敘鄭六卿則子駟居首而子罕之子子展已爲卿子罕益早卒矣公羊未見國史不知孰爲喜孰爲嘉特以字形相似而誤如鄭簡公名嘉見于春秋史記鄭世家亦作嘉而十二諸侯年表則作喜也（後漢書獻帝紀初平四年衛尉張喜類又劉植傳植與弟喜爲司空注引獻帝春秋喜作嘉亦此兄欵注引東觀記喜作嘉從）

襄二十五年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羊作囆囆蠆之異文（傳作蠆公羊作囆定九年鄭伯蠆卒亦同）公孫蠆者鄭子蟜也公孫夏者鄭子西也襄十九年左傳于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于晉大夫則是時子蟜之卒久矣公羊有于人名偶誤一字而卽大乖事實者如以鄭公子嘉爲公子喜

而不知喜固先卒也說見前以衛齊惡爲石惡昭元年而不悟石惡已奔晉也以衛世叔儀爲世叔齊襄二十九年而不思齊乃儀會孫城杞時恐尚未生卽生亦尚幼也口授本之不足信類如此

襄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罷公作頗一作跛按罷古音如婆凡皮聲之字古皆在第十七歌戈部羔羊之皮下叶紕牛則有皮下叶多那從其有皮下叶何可證也又楚辭修繩墨而不頗王逸注引易曰無平不陂陂卽罷之去聲陂又破河反古無四聲之分卽罷頗實同音矣故左作罷公作頗

襄三十一年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公穀同而左傳作買朱鉏杜注買朱鉏密州之字大謬春秋經傳無倆人君字者段氏經韻樓集謂買密雙聲朱州疊韻州爲朱鉏猶邾爲邾婁買朱鉏者莒語經從中國傳從主人歷引大原大鹵晉伊稻綏賁泉矢昭諸地名證之然人名亦有可證者吳子乘傳倆吳子壽夢襄十年正義引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然則密州其猶吳子乘與買朱鉏其猶吳子壽夢與或據左傳謂古經本云買朱鉏則其謬更甚于杜

昭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公穀作雪按徐彥疏云正本皆作雹字左氏經亦作雹字

故賈氏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此若有作雪字者誤也則惟穀梁作雪公羊仍作雹但漢五行志中下云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劉向以爲昭取于吳而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行于上臣非于下又三家已强皆賤公行慢侮之心生董仲舒以爲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劉向治穀梁以爲雨雪固宜董治公羊而亦同其說則公羊向有別本作雪不獨陸氏釋文本爲然矣穀梁作雪而范氏云雪或爲雹釋云左氏爲雹故范疑之是范祇據左氏而言非有或本今審定知雹是而雪非何者春秋書大雨雪凡三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則周之八月也僖十年冬大雨雪則周之八九十月也皆不宜雪而雪故書以志異隱九年三月大雨雪順天時矣而又與震電兼行故

亦異而書之若此年正月大雨雪時令既合又無震電之災何足書乎且申豐之言又豈左氏僞造乎然則穀梁訛雹爲雪雪正如僖十年公羊訛雪爲雹耳

昭七年叔孫婼如齊涖盟

婼公作舍下同按婼字从女若聲若字有惹音如後世倩蘭若般若故婼字亦有兒遮反一音見漢書趙充國傳將婼月氏兵四千人蘇林注服虔音兒師古從蘇音　如此讀則與舍聲相近又徐仙民婼音釋而舍古亦多讀爲釋舍菜舍奠卽釋菜釋奠

周禮占夢乃舍萌于四方太史凡射事飾中舍算鄭君皆讀舍爲釋故古經作婼音釋公羊作舍也　此說似勝前說錢詹事謂徐仙民多古音

惠徵君亦謂晉以來惟徐仙民識古諸儒皆不及　簡書刊誤謂因武叔之子名舒舒

舍轉音而訛恐非

昭十有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作昭又無出字按朝昭音同不必辨其無出字則大非

春秋書法奔與出奔有別不言出奔之例凡三國滅不言出

公羊莊十年有傳 如譚子奔莒弦子奔黃溫子奔衛徐子章禹奔楚

是也此不可例之于大夫者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自周無

出左氏成十二年有傳 如王子瑕奔晉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是也此又不可例之于列國大夫者也若列國大夫則自外

行者不言出公穀文七年有傳 如晉先蔑奔秦公孫敖奔莒歸父奔

齊是也今朝吳于是三者俱不合則有出字何疑鄧公之注

迂曲無當宜從古經

昭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作東云東者東國也按朱爲蔡平公子東國則平公弟

朱叔父也朱之出奔正爲費無極取貨于東國故朱出而東

國立事載左傳甚明穀梁未見國史因朱字訛作東又見下

二十三年蔡侯東國卒于楚遂誤合爲一人不知東國立後

自以他事如楚而卒如許男甯卒于楚之比非昭公薨于乾

侯之比也穀又云何爲謂之東也惡之而貶之也則自來誅

絕之法無去人名一字以爲貶者其謬更不待辨矣至朱未

出奔之先左傳載其失位位在卑昭子決其不終而漢五行

志下下引董仲舒說則云蔡侯朱驕君臣不說驕與卑正相

反當從左氏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平公薨靈公孫東國殺平侯子而自立蔡悼侯東國元年奔楚（世家但載東國攻平侯子不載其出奔）所云殺平侯子者即謂逐蔡侯朱特誤以逐爲殺朱既見殺不能再出奔遂以奔楚屬之東國蓋其敘事離合參半大事表據此謂當從穀梁非是史記不如左傳可信也又左傳載沈尹戌之言明云出蔡侯朱

昭二十四年婼至自晉

公羊作叔孫舍至自晉按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羊傳云遂何以不俟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最得經旨今以其說推之如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意如至自晉皆蒙上文故不俟氏即仲遂卒于垂亦一事再見之例也孔疏謂省文從可知是也（半農春秋說云俟公子于前稱仲遂于後合之則爲公子仲遂猶公子季友公羊以爲貶與元年傳遂是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左穀俱未憭此後儒更從而爲之辭無足置辨必當以公羊爲正然則此年婼至自晉正蒙上執我行人叔孫婼之文而獨再書族公羊可謂自亂其例矣宜從古經

定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圉公羊作吳按今人分圄爲獄名圉爲養馬之名古則不然說文牢部圉圄所以拘罪人从口牢一曰圉垂也一曰圉人養馬者口部仍有圉字曰守之也與拘罪人意略同則圉圄通用故禹貢西傾朱圉鳥鼠前漢地理志

天水郡下後漢郡國志漢陽郡下俱作朱圉淮南人間訓馬圉論衡逢遇作馬圉虞或作吳者則如北吳後世謂之虞前漢地理志下詩不吳不敖史記武帝紀引作不虞不敖不吳不揚漢衡方碑引作不虞不揚聲相近也釋名釋州國吳虞也

定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柏公穀作伯舉公羊作莒按舜典伯與左傳文十八年伯奮伯虎襄四年伯因昭二十年逢伯陵二十八年伯封列子伯益尸子伯陽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柏穆天子傳河宗之子孫剔伯絫注古伯字多从木此伯柏通用之證也史記蔡澤傳而從唐舉遊索隱引荀卿書作唐莒水經江水又東過邾縣南注北岸烽火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仲雍作莒字此莒舉通用之證也故古經作柏舉公穀作伯莒伯舉

定十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作晉按黃者齊地桓十七年公會齊侯杞侯盟于黃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是也隱元年公敗宋師于黃則爲宋地與此異釋例土地名注云闕或曰東萊黃縣非也黃在齊衞之間路史謂登州府黃縣東南有古黃城本紀邑後入齊然宋之登州府黃縣即晉之東萊黃縣杜氏已斥其非路史蓋未攷釋例然則此年盟于黃必齊侯無疑或謂沈姒蓐黃晉主汾而滅之安知晉不以舊國爲地名然于經傳無稽也且上年冬及鄭平魯始叛晉而齊自與衞侯盟于沙後亦結謀叛晉故齊魯其爲此盟安得以爲晉侯哉其誤蓋同于昭十年經齊欒施作晉欒施矣

哀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申字三傳同左傳正義及釋文俱云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昭侯是文侯元孫不應與高祖同名未詳何者誤段氏因謂史記作昭侯甲則此申字誤按文侯之父莊公甲午則甲亦蔡先君名也雖二名不偏諱而子孫終未必以此取名況汲古閣本史記仍作申不作甲則二君之名亦疑以傳疑可耳段氏擅改古經非至殺字公穀作弒段謂古經亦當作弒則甚確（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公羊作弒段亦從公說詳經韻樓集中）茲不具列

二月公作三月以杜氏長麻推之三月己未朔不得有庚戌日

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羊作蒲簡書刊誤云此勝國之社以舊都商亳故名焉得有別出字按毛說非也臧玉林經義雜記云郊特牲薄社北牖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于蒲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史記周本紀作遷其君薄姑是薄蒲亳三字古通然則亳社未嘗不可作蒲社特郤公不悟蒲即亳以蒲爲先世之亡國在魯境徐彥更申其說謂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此則大謬耳又攷董仲舒治公羊而漢志載其遼東高廟災對凡兩引皆作亳社春秋繁露王道篇亦兩引皆作亳社（近抱經堂校定本依公羊改爲蒲然以漢志例之則不改亦可）則公羊初本實作亳徐彥疏引賈氏云

公羊曰薄社則又或作薄當是由亳轉薄由薄轉蒲亳薄音同蒲薄形聲俱相近也

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荼

荼公作舍九經古義云釋文荼音舒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按穀梁釋文荼尚有丈加反一音又漢書江都易王傳使男子荼恬上書蘇林曰荼音食邪反地理志長沙國荼陵師古曰荼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皆與舍音相近則荼之轉爲舍恐是因丈加反之音而訛非因舒音而訛也

穀梁禮證一　番禺侯康君謨著

傳讓桓正乎曰不正注隱長桓幼

證曰公羊於立適之外別有立子以貴之法蓋以左右媵及適姪娣及左右媵姪娣分貴賤也左氏義則云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又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是除立適之外概立長不復問母貴賤矣隱桓之母穀梁無文據左傳隱公聲子子桓公仲子子禮諸侯不得再娶仲子雖有手文之瑞不得爲夫人則隱桓俱非適祇當分長幼不必分貴賤此注所云事與義皆據左氏也若公羊謂桓母右媵貴當立非穀梁義也

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注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氏

證曰宋書臧燾傳載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燾議曰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又云繫子爲俾兼明母貴之所由此則母以子氏之例也臧燾此議引仲子事用左氏則穀梁義公羊說以爲桓母而此數語故顧氏日知錄亦謂惠公仲子猶晉簡文帝母鄭氏之俾簡文宣太后又惠氏春秋說云易象陰繫於陽春秋母繫於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注俾妾不得體君儀禮喪服傳文

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

證曰通典載徐邈答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賵人之母則可徐邈亦注穀梁者據此文是宰咺歸賵未嘗失禮葢仲子爲孝公妾則不可賵爲惠公母則可賵穀梁之例雖妾母不得俾夫人而君母與眾妾究當有辨以儀禮喪服篇準之庶子不爲君則爲母無服但練冠麻衣縓緣庶子爲君則爲其母緦是禮不同也故徐邈謂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非如公羊說妾子爲君母得俾夫人也庾蔚之云公羊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適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子貴豈謂可得與適同耶此解當即徐

邈義

乘馬曰賵

證曰禮記少儀賵馬入廟門雜記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

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于中庭是賵用馬也賵亦兼用車何邵公以無車者爲周制有車者爲春秋制此是公羊禮例穀梁當不爾雜記疏云禮記陳乘黃大路則周制有車穀梁直云乘馬曰賵無車者文不備也至馬必以乘者楊士勛疏云士喪禮賵用兩馬此用乘馬者禮大夫以上皆乘四馬按此本公羊注而五經異義引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禮王度記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人駕一是何氏注公羊反不從公羊說而從毛詩說豈以義固有未安與說苑修文篇說賵馬之數云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劉向習穀梁者則此或穀梁說與易孟京春秋公羊禮王度記同也然自何邵公鄭康成兩大儒皆謂天子乘四馬後儒多因之穀梁禮既無顯證故楊疏亦祇從常解矣

衣衾曰褖

證曰禮記雜記褖者執冕服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褖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褖者降受爵弁服于門內雷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于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據此是諸侯相褖有冕服爵弁皮弁朝服元端五等而說苑修文篇說褖衣之數云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視雜記所云殊簡略以事理推之襲衣小斂大斂衣皆禮服畢具不應褖衣獨文

繡一襲雜記似爲近之至雜記又云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襚得有後路者雜記疏謂散而言之車馬亦曰襚是也

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證曰公羊亦云譏始不親迎是二傳義同也五經異義引禮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理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許君從左氏義鄭駁則從禮戴及公羊傳說按齊風著詩刺不親迎毛傳以三章爲人君禮然則天子當親迎與否毛義未知云何至諸侯不親迎則毛以爲譏不得如左氏說有故得使上大夫矣韓奕詩韓侯迎止于蹶之里亦諸侯親迎之明文說苑修文篇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于傳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子堂拜諸母于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按此言諸侯親迎禮最詳足補昏禮之闕劉向習穀梁此或穀梁逸典與餘義詳桓八年

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注夫名者所以相別爾居人之大在民之上故無所名

證曰稱天子爲大上者荀子君子篇莫敢犯大上之禁注大
讀爲太太上至尊之號是也但楊倞讀大爲太范氏則讀如
字考左傳襄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禮記曲禮太上貴德二
大字皆讀作太而訓爲帝皇之世此傳解作天子似當與彼
處有別則范讀是也

經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注不書官名疑其譏世卿

證曰楊疏謂譏世卿穀梁無傳惟據公羊故云疑也按異義
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賢塞路專政犯君故
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是穀梁之譏世卿固有明文特非見
于傳耳

傳未畢喪孤未爵注平王之喪在殯

證曰白虎通爵號篇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
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
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故三年除喪乃卽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
號令也惠氏士奇春秋說曰天子諒陰三年不言王言謂之
命諒陰不言焉得爵命大夫然則未畢喪統指三年以內注
謂喪在殯者據此時事言之實則既葬仍不得謂之畢喪也
左傳云王未葬亦是此義非謂既葬卽可爵大夫也杜
氏因以附會其既葬除喪之說謬已眾著故不復論

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

證曰御覽禮儀部引春秋說題辭曰知生則賻知死則賵鄭
君注少儀賵馬入廟門云以其主于死者注賻馬不入廟門

云以其主于生人小爾雅廣名饋死者謂之賵皆與此傳同而荀子大略篇賻賵所以佐生也賵襚所以送死也說苑修文篇云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又似賵非歸死者之名白虎通引弔辭曰知生則賻其文本既夕記抱經堂本于賻字下增賵字竊未敢從故不錄攷既夕禮兄弟賵奠可也注賵奠于死生兩施公羊隱元年注知生者賵賻知死者贈襚據徐彥疏及穀梁隱元年疏所引則贈襚本作賵襚賵說爲贈正如襄二十九年左傳釋文賵一本作贈是何亦以賵兼生死與鄭義合荀子說苑專屬之佐生穀梁專屬之歸死各明一義實非有違但以訓詁求之春秋說題辭廣雅服子慎何邵公皆訓賵爲覆當是覆被亡人之意本左傳疏屬之死者俾名尤當矣

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

證曰禮記少儀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于有司是臣歸君賻之禮也求賻之非公穀無異說左氏雖于此年無議而于家父求車毛伯求金兩言非禮則義可通乎此矣乃惠氏士奇據周官土訓詔地求謂王者於諸侯本有求之之道似因一字巧合從而爲之辭未可遽易古義也

傳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注雍曰正謂嫡長也

證曰此與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同義何氏膏肓云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白虎通云曾子問立適以長不以賢何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尚書曰惟帝其難之此二傳之義可相通者至公羊謂立子以貴不以

長非穀梁義穀梁于庶子不分貴賤則立子亦以長此注嫡長二字當對文長謂庶長嫡子固是正無嫡而庶長當立亦是正此卽左氏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之說年鈞以德似與此傳不與賢相反然唯無適可立又無長可立而後出此則有嫡長者與正不與賢明矣何氏膏肓云君之所賢人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鄭君箴之曰立適固以長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若長鈞貴鈞何以別之年鈞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眾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按此說足申左氏而仍參用公羊立子以貴之說則義終窒礙蓋擇賢之法必施于長鈞貴鈞兼者也左傳第云年鈞以德而文承王后無適之下則皆是庶子其貴鈞矣而長鈞貴鈞兼者必庶子不分貴賤者也今立子以貴則是不同母者長鈞而貴必不鈞同母者貴鈞而長必不鈞立二以貴不以長爲異母雙生子亦分先後其意可知斷無擇賢一法此公羊之義有不可强合于左氏者鄭君欲會通爲一誠不必也就二義相衡公羊較密但穀梁似同左氏不同公羊

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

證曰公羊傳莊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按何休謂妾母得爲夫人此公羊義非穀梁義也其謂特廟而祭則與穀梁同宋書禮志四載虞和議孝武昭太后祔廟之禮云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晉書簡文

宣鄭太后傳宋書臧燾傳載徐邈臧燾議宣太后不宜配食元帝亦引考仲子之宮爲證乃宋儒陳氏傅良謂古者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于女君仲子之宮別廟非禮按陳氏所引喪服小記文泛指妾母非指庶子爲君者之母不得相難且卽使指庶子爲君者之母而子在則立廟以祭至孫則毀其廟而祔于妾祖姑本凌曙公羊禮說于義自可兼通妾祖姑無廟而得祔之者雜記上疏引庾蔚之謂爲壇祭之是也

於子祭於孫止

證曰公羊傳注亦有妾廟子死則廢之文是二傳義同也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于子祭于孫止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于寢身沒而已又匡衡告謝毀廟曰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公子爲後卽此傳之庶子爲君儀禮喪服傳所謂庶子爲父後者是也李奇解作去其所生而爲大宗之後非是皆用穀梁說宋書禮志四孝武帝孝建元年有司奏章皇太后廟毀置之禮宋文帝生母胡婕妤追尊章皇太后江夏王義恭以爲穀梁于孫止別主立祭則親執虔祀事異前志此卻不用穀梁說蓋後世妾母追尊雖別立廟無別主祭之人已不盡合穀梁公子主祭之義義恭因之遂謂事異前志并欲不毀則失禮之中又失禮焉穀梁所不與也

經初獻六羽注羽翟羽舞者所執

證曰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何氏公羊注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毛詩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鄭君無駁而箋兮詩箋復不易毛傳翟羽也之文則同許無疑

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

證曰公羊傳與此同注法八風六律四時白虎通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獨斷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天下也公之樂六佾象六律也侯之樂四佾象四時也皆同公穀義蓋今文家言左傳及馬融論語注蔡邕月令章句俱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則古文家言御覽卷五百七十四引禮記云天子宮懸四面舞行八佾諸侯軒懸三面舞行六佾大夫判懸二面舞行四佾士特懸一面舞行二佾今記無其文未知出何書獨斷月令章句同出中郎而博采古今文蓋義可兼通無容專執也據白虎通文則大夫以下無舞佾

注八人爲列又有八列八八六十四人

證曰白虎通公羊左傳二注皆以每佾人數如佾數穀梁傳

未有明文注但舉八佾之數不舉六佾四佾而首以八人爲列一語統之則似謂凡佾皆八人馬融注論語亦如是（皇邢疏）仍用何杜之說似非馬義宋書樂志一載太常傅隆說曰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常以爲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八爲例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甚允又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既降二列又列輒減二人近降大半非唯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杜氏之謬可見矣按傅氏此辯極詳明且可知范注上本服虔不可易也孔穎達申杜義謂女樂二八非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魏絳按王逸楚辭章句云二八二列也大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也韋昭晉語注云八人爲列備八音也則舊解皆以二八爲二佾（王逸引事微誤而解則不謬）若謂二佾非諸侯禮不宜賂晉者則歌鐘二肆亦是卿大夫之判縣也

注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在其中明婦人無外事獨奏文樂

證曰此全用何氏公羊注文凡舞執干戚者武舞也（小則執干戈）執羽籥者文舞也佾則文武之舞皆有之故言佾則干舞亦

在內無以見其獨爲文舞此釋經不言六佾而言六羽之義也若然祭統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大武者武舞大夏者文舞似八佾專用之文舞者彼注云文武之舞皆八佾互言之耳

又曰唐會要卷三十二載韋萬石奏曰古六代舞有雲門大咸大夏大韶等是古之文舞殷之大濩周之大武是古之武舞儒先相傳國家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若以征誅得天下則先奏武舞據此是大濩者武舞也而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與此注不合竊疑此注固未當也韋萬石所引儒先之說出五經通義見藝文類聚又白虎通亦有此說而文殘闕不完抱經堂本補足之其論最精周家以武得天下故舞樂重武而輕文明堂位祭統皆先言舞大武後言舞大夏且舞大武用冕服舞大夏用皮弁尤重武輕文之明徵周先妣姜嫄感神靈而生后稷爲王業所由基自宜用其所重若仲子妾母耳禮可從殺故獨用其所輕非以婦人無外事也如注言則姜嫄與仲子同是婦人不應文武異制矣

伐不踰時戰不逐奔

證曰白虎通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望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荀子議兵篇王者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眾師不越時鹽鐵論執務篇古者

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又緐役篇古者無過年之緐無踰時之役皆伐不踰時之義也司馬濛仁本篇古者逐奔不過百里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又天子之義篇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皆戰不逐奔之義也

經叔姬歸于紀注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于父母之國六年乃歸媵之爲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

證曰左氏公羊注皆同以爲待年而不言非禮白虎通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于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是公羊家說媵得待年故何注無貶辭此注譏其非禮於穀梁無文恐是范氏禮例耳非必穀梁義待年之說當從白虎通若然江有汜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而並流似嫡媵宜俱行又云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己異心使己獨留不行彼以不俱行爲嫡罪者彼媵年已及期而嫡妒忌不與偕故其後也悔若年幼而待年固無嫌也

邾者鄭伯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注諸侯有大功盛德于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愼曰若令諸侯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國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

證曰此五經異義所引左氏說而許君從之者也異義別引

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
皆有湯沐之邑此許所不從鄭君無駁意亦同許孔氏廣林
曰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于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特云方伯知羣侯不得有矣覲禮云天子賜舍若皆有朝宿
邑何必每朝更致按此論足申許說而公羊注云禮四井爲
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
十二里耳足舍止其稾穀而已蓋陰破許君之疑何據泰山下湯沐之
邑故祇云東方二州若朝宿之邑其
千八百國亦不過方八十四里有奇然王制言視元士而元
士受地又視附庸則非方二里之邑明甚據王制朝宿之邑
亦名湯沐者左傳疏云向京師主爲朝王從王巡狩主爲助
祭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疏又云定四
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
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閻之土猶魯之許田也相土
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
湯沐各受其一衞以道路並遠故兩皆有之按此論受邑之
制尤詳因備錄焉衞康叔以懿親而兼懿德故亦受賜如魯
鄭矣

誥誓不及五帝

證曰僞古文大禹謨有禹誓師事彼疏云穀梁傳誥誓不及
五帝不及者言于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穀梁傳
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楊士勛此疏亦引大禹謨文
而釋之曰舜是五帝之末命禹徂征是禹之事故云不及五

帝按此二疏皆不知大禹謨之僞從而爲之辭者也孔氏并詆穀梁妄言尤謬司馬遷天子之義篇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於夏商周皆言誓於虞獨言戒是卽誥誓不及五帝之明證或據墨子兼愛下篇云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卽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俾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旣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是僞古文實本墨子然墨子非記事之書容可以後世名俾加之前代若史宜紀實不得漫云誓也班固典引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正用穀梁文盟詛不及三王

證曰釋此傳者皆以周禮司盟觀禮祀方明爲疑楊疏云周公制盟載之法者謂方岳及有疑會同始爲之耳不如春秋之世屢盟故云不及三王也秦氏蕙田云古者諸侯盟禮皆因朝覲天子而後脩之以奬王室睦鄰好春秋之世諸侯不尊天子而假此禮以行之故荀卿穀梁子有盟詛不及三王之論非古無是禮也其說皆極有義惠氏禮說謂秋官之盟祀方明一也以六宗爲方明恐非定論不敢從然竊謂五帝用之虞禮六宗周周禮儀禮皆周公所定二書雖爲太平制作而周公已逆知人心不古必漸有疑貳因制爲盟詛以示要約其時已在文武後此正不及三王之明徵何反以爲難乎檀弓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注會謂盟也淮南子氾論訓殷人誓周人盟鄭注似本此疏穀梁傳云

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身行德義不專用誥誓盟詛以釋不及之意可謂曲費調停不知此亦據周公制禮後言之與文武無涉也至水經河水注云周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尙書所謂不謀同辭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按此說殊附會孟盟古多通用孟豬亦作盟豬豈又因同盟得名耶公羊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蓋亦指三王時

交質子不及二伯

證曰尙書大禹謨疏云穀梁傳交質不及二伯左傳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按五帝三王皆天子則誥誓盟詛不及當統天下言二伯僅諸侯則交質不及宜獨據其身不得以周鄭相難也荀子大略篇亦有穀梁此三語二伯作五伯當謂夏昆吾商豕彭大韋周齊桓晉文若據春秋時五伯則楚莊王伐鄭潘尪入盟子良出質不得云不及矣

傳南氏姓也季字也注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氏以爲姓也

證曰氏以爲姓三代以下盡然春秋時似未聞也南季當是以姓爲氏非以氏爲姓通志氏族略有以姓爲氏一條所引證諸人在春秋時者有姚句耳子鉏商雖無以必其出自虞舜殷湯然要爲持之有故又漢藝文志儒家類有羊子十八篇七十子以後人此以羊姓爲氏也潛夫論志氏姓篇謂晉祁奚爲黃帝子十二姓祁姓之後此以祁姓爲氏也鄭君駁異義云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司馬貞釋之謂

五帝本紀云禹姓姒氏契姓子氏棄姓姬氏夫舉姓而下配以氏字可知古人姓氏容有合而爲一者然則南氏姓猶云姓南氏耳古人名字上皆繫氏不繫姓南雖本是姓而其後既爲氏則下可繫字曰南季矣或曰古人氏族謂之庶姓禮記大傳其庶姓別于上注云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疏云庶姓衆姓也則氏族之謂也據此是氏亦可俾姓氏姓猶氏族二字祇同一義似亦可備一說也大傳疏又云姓與氏散子氏姜子皆姓而言氏是也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然則姓可俾氏氏亦可俾姓傳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注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許愼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

證曰此范據五經異義文也異義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聘問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愼從周禮說鄭君無駁意亦同許然據此知公羊與穀梁合而何邵公注天王使凡伯來聘云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俾臣受之于太廟則亦不從公羊說何注與周禮又微異蓋周禮以數蓋義有未安雖專家不能墨守也秦氏蕙田云穀梁說于下聘是常典何注以下聘爲異禮無據范氏證其非可謂不易之論矣特以時聘殷頫爲天子下聘于諸侯則非蓋周官之間問卽天子下聘之事對文則大曰聘小曰問散文言之則問卽聘也時聘殷頫自是諸侯聘于天子不容混而一也按此條疏剔尤細第范意當亦

以間問爲下聘非以時聘殷頫爲下聘連引禮文語偶未晰耳

又曰後人主穀梁之說者若胡氏安國云隱公卽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爲不正乎按傳泛言聘諸侯非正不專斥聘隱則胡說非也又萬氏斯大云穀梁傳曰聘諸侯非正其言良是大行人間問以諭諸侯之志不曰聘而曰問尊卑之別也東遷王室既卑害禮傷尊聘問下同列國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衰按傳稱聘爲問而後言其非正則非無聘有問可知萬說亦非也

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

證曰諸侯相朝之期周禮大行人以爲世相朝襄二年左傳亦云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與周禮合然周禮第舉其大者言之此外仍有五年一朝之法昭三年左傳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王制注謂此晉文霸時所制然魯語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曹劌在晉文前且傅爲先王制則非始自晉文又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鄭君疑是夏殷禮意春秋之初大國有援此禮以徵朝于小國者及晉文勑霸以往來太數因復周禮五年之舊而于太叔遂專屬之文襄耳曹伯朝魯在晉文後而猶五年再朝者彼疏謂或從

時令或率舊章是也至成十二年左傳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不言朝期而第云間于天子之事蓋周公制禮雖定爲世朝及五年一朝而或王事靡盬則可俟他年具見古人懷柔至意此傳云天子無事諸侯相朝卽成十二年左傳之說其實朝期仍當有定也但穀梁朝期于傳無徵故稱據他經傳釋之當亦不相遠耳」

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注諸侯無專立之道必受國於王

證曰禮記王制諸侯世子世國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詩無衣傳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爲君白虎通爵號篇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上受爵命于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是皆謂諸侯襲位當受國于王也

子既死父不忍俤其名臣既死君不忍俤其名

證曰五經異義引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俤名左氏穀梁說旣沒俤字而不言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俤其字許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語俤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亦同左氏穀梁之義以論語云鯉也死是實死未葬以前也按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俤謚若字此蓋因人君不忍俤名故士亦以謚若字爲俤是亦穀梁說之一證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五十七終

仁和邵順顓
長沙王先慎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五十八　南菁書院

穀梁禮證二一　番禺侯康君謨著

傳孔氏父字謚也注孔父有死難之勳故其君以字爲謚

證曰隱八年左傳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杜注從字字句絕哀十六年左傳疏引鄭康成讀則從謚字句絕儀禮少牢饋食禮注云大夫或因字爲謚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是也細審傳文及禮注似展卽無駭字杜預謂無駭公子展孫未知所本如其說則展是名非字且是王父之名傳當顯言之今但云公命以字爲展氏則是無駭字可知無駭字展卽謚展因以爲族不然羽父請謚與族曷爲但賜族乎此字謚之一證也禮記檀弓上魯哀公誄

孔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注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哀十六年左傳疏駁鄭注謂禮記惟說誄辭不言作謚然誄之訓謚見于說文曾子問注引春秋公羊說讀誄制謚于南郊論衡道虛篇誄生時所行爲之謚是誄必有謚甚明孔子固以字爲謚者也唯以字爲謚故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後魏孝文太和十六年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皆不敢舍尼爲謚此字謚之又一證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古人訓謚字與號同義殷制生有名死則以其字爲號若湯名履沒號帝乙文王之父名歷沒號公季凡商之諸王以甲乙丙丁侑者皆其字也措之廟立之主而配帝言之卽其謚周人始有大名細名之禮然亦唯天子得司之若侯國卿大夫既卑不得請謚于王其君又未敢自爲論定則仍殷之舊以字易名而已故眾仲曰諸侯以字爲謚謂諸侯賜其臣謚之禮也春秋以來列國踰制卿大夫亦以行制謚唯宋大夫孔父字謚哀公誄先聖以先聖每自侑殷人故仍以宋謚孔父之法謚之嘗攷列國之臣見于左傳者唯宋卿無謚世本敘大夫世系皆云某子某生某子某獨宋則言某父悉以字謚者也足徵宋君雖請謚于周而于其國中自秉殷禮接此說甚瞀而確蓋此正是殷尚質處然則孔父字謚亦沿宋國舊章范氏謂因有死難之勳恐未必然傳文氏字當依段氏玉裁說以爲衍文

冕而親迎

證曰儀禮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注主人壻也壻爲婦主爵
弁而纁裳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
鬼神之者所以重之親之然則冕而親迎天子諸侯大夫統
此矣但冕服之差等賈孔二疏不同郊特牲元冕齋戒鬼神
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疏云士
昏以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
俱元故總稱元冕也哀公問疏亦云冕而親迎天子則衮冕
諸侯以下各用助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以此
二疏言之則上公親迎用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孤絺冕
卿大夫元冕此一說也賈氏士昏禮疏則謂孤卿大夫士爲
臣卑故攝盛服助祭之服天子諸侯不須攝盛宜用家祭之
服五等諸侯元冕家祭則親迎不過元冕惟天子服衮冕卽
引郊特牲元冕齋戒句爲證此又一說也然如賈說則自五
等諸侯與卿大夫皆無別且賈先言有孤之國孤絺冕無孤
之國卿絺冕後又云孤卿雖絺冕助祭親迎亦有元冕臣不
得過君故也是自相違背如由前之說諸侯元冕親迎而臣
反絺冕必無其理由後之說孤卿既不用助祭之絺冕又不
用家祭之爵弁元端而用元冕亦殊進退無據賈徒泥元冕
齋戒一語致此轇轕而孔氏已早爲釋之則謂諸侯以下皆
用助祭服無可疑矣若然天子與上公同衮冕仍復無別者
此亦窮於禮之不得不然固勝於公侯卿大夫全然無別者
也下文八年楊疏亦同孔義而未取賈孔二疏詳辨是非故

今具釋於此

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注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

證曰左傳云書時禮也杜注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

孔氏廣森云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周禮仲冬以狩田經書

春正月公狩其實一耳逸周書曰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

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據此

諸說是正月本當言狩而云用冬狩之禮者蓋范意以穀梁

時田皆用周正不用夏正時田之例傳無明文而略見之於

時祭說詳下八年此穀梁之不同左氏者雖其義視左氏爲短而

家法實如是不可强合也若公羊注亦譏此狩不時而謂當

用夏之孟冬又別一義

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

證曰尚書大傳云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

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公羊注用其說白虎通云王者

祭宗廟親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功力也若然

周禮獨於夏苗冬狩言享礿享烝者彼是因田而薦非宗廟

正祭春祭社秋祀方亦非方社正祭特以時當夏冬仍蒙礿烝之名耳若宗

廟正祭則四時皆取之於田不獨冬夏即下文一爲乾豆是

也

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注田取獸於田因爲苗除害故

曰苗蒐擇之舍小取大狩圍狩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

證曰公羊無夏田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注三田

者夏不田葢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何氏穀梁癈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君釋之曰四時皆田夏殷之禮（按當作殷周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盛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按公羊善於緯故中多緯書說不如穀梁爲時王正禮左傳尒雅太平御覽引韓詩內傳皆四時田但尒名與穀梁異耳隱五年左傳疏云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生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盧氏文弨校本擇下有去字以本疏下文觀之作擇去者是）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放白虎通多公羊家言而此獨從穀梁以其義本勝耳周易解二月卦曰田獲三狐巽七月卦曰田獲三品屯十一月卦曰田有禽曰王用三驅此著三時田也師比皆四月卦曰田有禽曰王用三驅此著苗田也文王作爻辭當用殷禮而夏亦有田知此制殷周同矣田苗蒐狩之名義宜從白虎通葢彼既述穀梁則所傳者或穀梁師說而隱五年左傳疏譏之謂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不知班固以擇訓苗非以懷任訓苗苗之爲擇猶闕雎傳

訓芼爲擇說苑修文篇苗者毛取之何氏公羊注苗毛也明
當毛物取未懷妊者彼雖以苗屬春與穀梁不同而解苗字
義則同至蒐之爲索亦是常訓杜預注左郭璞注雅因傳文
言春蒐故謂索取不任此傳言秋蒐故謂蒐索取肥皆因時
立義又安見秋獸之必盡肥乎范注舍小取大與班固略同
公羊注亦云蒐簡擇也簡擇幼穉取其大者惟以苗爲爲苗除害則本杜預郭璞
若鄭康成孫炎解苗謂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此
又別一義

又曰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
春苗秋蒐冬狩夏獮此夏獮二字當從凌氏曙以爲衍文不
然何不依四時爲序而序於冬狩之下且偏稽經傳夏不名

獮此明是淺人不曉公羊無夏田之例而妄加之又因苗已
屬春遂妄以獮屬夏而不知於經義皆不合孔氏廣森據此
謂公羊師說亦有四時田非也又說苑修文篇春秋曰正月
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
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羣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春
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
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者毛取
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
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蟄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
況人乎哉按此文先言四時之田而後言夏不田殊相乖錯
盧氏羣書拾補據孫志祖校云此所引傳乃公羊桓四年春

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之文也下文蒐在苗後又云夏不田是用公羊之說後人誤據周禮左傳以改此文不知其前後反成差互矣春蒐者春字誤當作秋今攷孫盧說是也說苑解苗字用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揜羣士不取麛卵三語是以苗屬春不屬夏之明證且全文亦祇釋苗蒐狩三名而不及獮後乃申以夏不田一段此純用公羊說也劉向曾治公羊見六藝論後乃治穀梁故著書不專主一家要知繁露說苑此兩條皆公羊家言而爲淺人臆改反有類穀梁愚懼後人不察或引之以解穀梁則適爲攻穀梁者所借口故豫爲辯之如此焉

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

之庖

證曰秦氏蕙田云四時用三卽夏不田之說傳意謂存此禮而不常用也可與月令孟夏毋大獵相發明按傳言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則夏田豈不常用者哉用三卽指乾豆三事周易王用三驅馬融注三驅者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君庖穀梁之用三猶周易之用三驅與王制歲三田之文相似而實不同鄭君釋癈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卽一曰乾豆之等此以解王制似未盡合王制注三田者夏不田則非謂乾豆之等也故孔疏謂釋癈疾是深塞何休之言當以王制注爲正而以解穀梁則甚合月令孟夏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既曰驅獸非田而何周禮大司馬注夏田主用車示取物希所謂毋大田獵者蓋如此未可附會夏

不田之說也唯秦氏謂四時之田有詳略之別此論甚善周語蒐于農隙獮于既烝狩于畢時獨不言夏蓋因其禮略之故不容執此一語盡疑穀梁及周禮左傳爾雅矣

經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注宰官也渠氏也天子下大夫老故傅字

證曰公羊注意與此同白虎通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于天下故尊而不名也

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此言名也（孫氏志祖云案舜典帝之命官于無解疑白虎通所云乃古書說相傳如此）伯夷獨曰俞咨伯而不名注疏皆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其不言邾咸邱何也疾其以火攻也

證曰六韜有火戰一篇是其時已有火攻然據篇中武王太公問答則祇防敵人之燔吾軍而非己欲燔敵人之軍可見王師所不用也至孫子火攻篇則云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其下論用火之道尤詳蓋居然以此制勝此衰世之法非王者之兵矣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證曰楊疏謂烝合在夏之十月故何休云祭必于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是也今正月爲之違月隔年故傳曰春興之志不時也按如此解不時於義自可通蓋晏子春秋董子繁露鄭君王制注皆謂祭以孟月與何邵公合則此烝在夏之仲月誠爲不時然穀梁之義似不盡於此也穀梁之義以時祭當用周正不用夏正何者若用夏正則此年之烝在

夏時猶是冬不過差一月耳其爲不時小而傳已有譏下十四年秋八月乙亥嘗則是夏正之六月其爲不時大而傳反無文是穀梁義以周八月可嘗而周正月不可烝時祭用周正明矣據上四年公狩于郟注則時田亦同

又曰晏子董子鄭康成何邵公皆以爲時祭而孟月服虔以爲在仲月南師以爲得祭天者祭宗廟用仲月不得祭天者用孟月見王制疏杜預又分爲上下限以孟月中氣爲上限仲月初氣爲下限至仲月中氣乃過限而不時諸說紛紜如此穀梁未知云何但謂穀梁時祭主夏正則此傳僅可通於孟月之說謂其主周正則兼可通於仲月之說也

經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注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致京師而俾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太姒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之明文矣天子雖尊其于后猶夫婦夫婦牉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

證曰此駁五經異義文也文王爲諸侯世子而得證天子禮者其說已具楊疏故白虎通云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亦以此詩證天子親迎矣左傳

桓八年疏又譏鄭注禮以先聖爲周公駁異義以爲天子二三其德哀公問疏則謂事含兩義故彼此各舉一邊是左疏所糾亦不足疑也周氏柄中云天子親迎禮無明文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迎若宗子父母皆沒則不親迎以無命之者也由此推之天子不親迎可知諸侯卽位而娶無父命有王命則親迎宜也若天子則眞無命之者也按元儒敖氏繼公已有無父命則不親迎之說爲盛世佐所譏緣其立此論者蓋因士昏禮記子無父一段與不親迎一段文勢相連遂疑不親迎之禮卽爲宗子無父者設耳不知二事文雖相承義實不屬觀賈疏自明不得引爲天子不親迎之證也漢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平帝時詔光祿大夫劉歆雜定昏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亦不上及天子蓋皆用左氏說而參校經典終以鄭駁爲長但其禮亦有可變通者何邵公桓八年注言當親迎襄十五年注又言禮逆王后當使三公彼疏云蓋謂有故之時疏載二解當以此解爲定然則天子卽不親迎亦未爲不可但鄭駁言正禮不言變禮耳

經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注禮有九錫一曰輿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斧鉞九曰秬鬯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證曰范氏引九錫以解經則意謂此卽九錫中事九錫與九命先鄭台爲一後鄭分爲二說詳曲禮上疏楊氏釋范氏此

注謂亦以九錫與九命異其說良然楊又謂九錫亦是賜命之類故引之則似謂范意不以錫命當九錫而第牽連引之者殆非也楊氏此說蓋因曲禮疏申鄭義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錫今魯未爲牧伯不應受九錫耳然此在鄭注無明文而旱麓詩疏云禮緯含文嘉上列九賜之差下云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宋均注云九賜者乃四方所共見公侯伯子男所希望由此言之七命皆得賜按禮緯既兼言侯子則非獨七命得賜卽五命亦得賜王制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又統承有加則賜之下則此皆謂賜衣賜衣雖不在命服之列而仍視其本國命數爲差故云不過此卽七命五命皆得有加賜之明徵孔穎達解有加則賜引緇記袞衣以釋之攷緇記上復諸侯以袞衣冕服爵弁服注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袞衣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袞猶進也是諸侯皆有袞衣鄭駁異義引王制云三公一命袞衣一曰衣服是也按下袞字當作袞不然文義不可解若有功則加賜袞衣之謂與以袞衣而以冕服然不必在袞冕之上卽未受袞冕之侯伯子男俱有之雜記疏疑袞衣是冕服之最上者蓋泥于牧伯始得加賜之說也白虎通又引覲禮天子賜侯氏車服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及采菽詩路車乘馬元袞及黼以明車馬衣服之賜則更舉尊常冕服皆歸之九錫不獨袞衣矣竊疑九錫中唯弓矢斧鉞秬鬯等爲異數其餘祇是常典凡經傳言

錫命者皆九錫中事功德極隆者全錫之其餘原不必全錫
故范云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白虎通引禮說九
錫皆隨其德可行而賜亦不必全錫之意曲禮疏謂牧伯始
加九錫者徒見諸書言賜弓矢斧鉞秬鬯者皆是牧伯不知
此固九錫之至尊者耳若車馬衣服等賜則不必牧伯也
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注賞人於朝與士共之當
召而錫也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儐之是來受命
證曰詩彤弓瞻彼洛矣采菽韓奕皆言錫命諸侯之事而其
詩云我有嘉賓君子至止君子來朝韓侯入覲則皆是往受
命非來錫命也就諸詩所云錫命其事亦殊瞻彼洛矣則因
諸侯初立來朝故鄭箋云此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

而來白虎通云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何明爵者
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
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奭謂世子始行也采菽詩則是尊
常朝覲而復有錫予儀禮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先設
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即詩路車乘馬元袞及
黼者也彤弓韓奕則因有動德而或錫以弓矢或命爲侯伯
尚書文侯之命正兼此二事而平王有歸視爾師父往哉之
言則亦文侯往受之于周也在春秋時王使召伯來錫文公
命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王使召武公內史過
賜晉惠公命王使太宰文公內史興賜晉文公命（見周語）則初
即位禮也王使召伯廖賜齊桓公命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

史叔興父策命晉文公爲侯伯則命侯伯禮也其因朝而錫命者蓋有聞焉天子使召伯來賜成公命王命劉定公賜齊靈公命則文於三者皆無當蓋春秋時不行受命之禮而惟天子之所遣使故靡有定期穀梁於此年及文公元年成公八年皆發傳言非正也其論甚偉若左氏則於諸來錫命者皆無譏辭何邵公文元年注云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卽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亦第譏其錫命之早不譏其來錫之非皆不如穀梁義正大無衣詩疏謂王賜諸侯命有召而賜之者有遣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禮意豈不舛哉瞻彼洛矣詩疏又謂諸侯踰年卽位天子遣使就國賜之命圭如文元年天王使召伯來錫公命者是其正若不得命則除喪自見天子按此說亦祇可施於左氏不可施於穀梁蓋穀梁之義諸侯必親往受命而未除喪無朝天子之禮卽無踰年錫命之禮曲禮既葬見天子曰類見疏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或巡狩至竟故得見也故當以白虎通及瞻彼洛矣箋所云爲得穀梁義也至白虎通又謂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爲禮此義未知於穀梁云何無文以證

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反矣

證曰白虎通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爵賜之者以其未當股肱也春秋穀梁傳曰追賜死者非正也五經異義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命追錫元者非禮也死者功

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譏其錫篡弒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按此條未見許氏所從亦未見鄭駁何邵公謂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本公羊說也杜元凱注引昭七年王追命衛襄爲比近人孔廣林亦謂在古則高圉亞圉死爲追命於禮無乖當從左氏然二圉受命雖見竹書紀年而無以決其爲生前爲死後追命之說出自杜注彼疏云今王追命襄公而云不忘二圉知其亦是受殷王追命此杜以意言耳二圉之追命無文也然則此特會意之詞其實二圉或生時錫命今引以爲言於義亦得又攷王制疏引七年左傳舊注謂高圉亞圉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又引馬融說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據此二文是不忘二圉者因上文言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故不敢忘先王耳非以其曾受追命之典也外傳言報高圉不言報亞圉馬融及舊注兼言之或別有所本

傳以是爲尸女也注尸主也主爲女往而以觀社爲辭

證曰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蓋燕祖齊社國之男女皆聚族往觀與楚宋之雲夢桑林同爲一時之盛猶鄭之三月上巳士與女合會於溱洧之瀕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穀梁以爲尸女信哉故曹劌謂之不法以此杜預注非韋昭孔晁國語注竝同與墨子之文未嘗相背蓋男女所以

屬觀于社者因其蒐軍實而莊公觀之則意不在軍實而在
女子故曰尸女此二義之可相兼者惠氏本墨子以釋穀梁
精確不易而杜注亦無容非也

經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注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
太廟立之以爲夫人　傳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
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注夫人者正嫡之俜謂非
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
非正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爲後爲其母緦是妾不
爲夫元缺明矣

證曰五經異義引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俜夫人穀梁說
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

妻非正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
許君從公羊左氏義鄭君駁云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
傳重故也眾子則爲之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
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妾子立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則
鄭從穀梁義范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者出儀禮喪服緦麻
章傳曰何以緦也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范云禮
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出禮記服問篇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
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彼注云妾先
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
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蓋鄭以小
君不在則庶子王僅得爲母服緦小君在則爲母無服曾子

問所謂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是也若服小君之服失禮彌甚故云益不可古人嚴嫡庶之辨如此惟穀梁深得禮意公羊左氏皆不及故鄭駁異義從之但鄭又謂僖公妾母得爲夫人者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則又爲變通之法撰之穀梁并無其說

又曰通典載晉孝武帝追尊生母李氏爲皇太妃徐邈與范甯書訪其事甯答謂子不得以爵命母又曰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以此推之王者之母亦何必皆后乎所謂尊母非使極尊號也竝后匹嫡識存春秋謂宜俾皇太夫人下皇后一等位比三公此君母之極號也俾夫人則先后之臣也加皇太則至尊之母也公羊傳母以子貴當以此義爲允案范武子深明穀梁故能援正典以定大事如此惜當時不能用至范引公羊母以子貴則欲爲兩家調人宋庾蔚之云公羊母以子貴者明妾賤若無適子則妾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子貴豈謂可得與適同耶成風俾夫人非禮之正徐邈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此二說皆欲以公穀貫通爲一與范意同但據五經異義則母以子貴實當如何休注妾母得爲夫人之說不可強合於穀梁耳

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注禮龍見而雩常祀不書書者皆以旱也故得雨則喜以月爲正也不得雨則書旱明旱災成

證曰雩祭有二左傳龍見而雩月令大雩帝用盛樂此常雩

也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稻人旱暵共其雩斂此旱雩也穀梁之義以春秋常雩不書旱雩乃書此傳云雩月正也成七年傳云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定元年傳云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今以其例求之經春秋書八月雩者四僖十一年襄二十八年昭三年二十四年是也書九月雩者七僖十三年襄八年十七年昭六年十六年定元年七年是也此皆雩月得禮之正者也書秋雩者七此年及成三年襄五年十六年昭八年定七年十二年是也書冬雩者一成七年是也此皆雩時不得禮之正者也書七月雩者二昭二十五年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是也穀梁以秋雩八九月皆合禮則不合禮者獨在七月而仍書月者爲季辛又雩而書若上文不系月但云秋上辛大雩有日無月則不辭矣故雖書月仍不得爲正此穀梁禮例也月令疏云春秋周七月八月九月皆書雩穀梁不識非也如其說則定元年傳秋大雩非正者當屬何月乎故知凡書秋大雩穀梁皆以爲在七月卽皆旱雩必以八月始者禮記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謂此建子之以爲譏若昭二十五年書法又變文見義耳

月至建未之月然則七月雖旱人君尚未不舉故亦不行雩祭穀梁禮例與玉藻合若鄭君注月令謂凡周之秋三月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非穀梁義也

經夏大旱注傳例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證曰注所引僖十一年傳例乃雩祭例也據其文似此年夏曾經雩而不得雨者然定元年傳云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

雩之正也則八月九月始可雩說詳僖十一年夏非雩時又據春秋攷異郵及月令注冬及春夏雖旱有禱無雩是夏不得行雩禮審矣然則此書大旱未必雩不得雨當是禱不得雨耳春秋書雩不書禱傳因卽雩以見例雩禱禮雖小異其爲求雨則同故禱不得雨亦與雩不得雨同科傳不復斷言之矣

會葬之禮于鄧上

證曰通典載徐邈答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賵人之母則可又會成風葬著言禮也按徐邈亦注穀梁此文復承穀梁之下則似謂穀梁以會葬成風爲禮然穀梁之義妾母不得稱夫人則其死也羣臣尚且無服王人豈合會葬此傳但泛舉會葬之禮非以是爲禮也然且不明斥爲非者以其義已見禘于太廟秦人歸禚二傳無侯復言之耳徐邈此說葢參用左氏後儒不得以此誤說穀梁范氏莊公元年注以天王之尊會人妾祖母之葬誠失禮矣此則穀梁義也

冬無爲雩也

證曰月令注云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疏云雩之與禱所以異者攷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凡雩必先禱故此經云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公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爲禱祭不爲雩以爲雩月故不雩按僖二年三年皆書不雨故知爲禱祭

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

證曰尚書大傳云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秋取嘗何以也習鬬也者男子之事戰鬬不可不習故於搜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

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

證曰車攻詩傳云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槷閒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與此傳大同彼言夏苗此言秋蒐

知四時皆無異制矣又周禮山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大司馬虞人萊所田之野卽此傳之艾蘭以爲防也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卽此傳之置旃以爲轅門也據詩禮注疏防中南北立四表積二百五十步東西之廣步數未聞一偏當容三軍此據天子田獵言若侯國亦仍視其軍數以爲廣狹其門南向竝開二門則用四旃

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

證曰車攻詩傳云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說苑修文篇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獵蒐狩之義也易比

卦王用三驅失前禽鄭注云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惟背走者順而射之不中則已是其所以失之按以上三說皆與此傳同唯毛傳又有踐毛不獻鄭君亦言禽在前來者不逆射旁去又不射禽在前卽是面傷旁去卽是踐毛詩疏云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傷之翦毛不獻謂在旁而逆射之以踐爲翦古今字　而此傳無踐毛不獻文偶略耳

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證曰書傳詩傳俱有其文據儀禮周禮注則此乃主皮之射也儀禮鄉射禮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

勝者降注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于獲也尚書傳曰戰鬬不可不習故于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所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也鄉之取也于圃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周禮鄉大夫之職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注云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按據詩書二傳則此射有卿大夫士在列而鄭注言庶民無射禮則有主皮者蓋卿大夫士禮射張侯庶人不得與惟田獵分禽之射庶人則得與故庶

人無禮射而獨有主皮之射非謂射於澤宮之時麋有庶人而無卿大夫士也天子取禽三十者車攻詩箋言每禽三十疏謂以君之獵不宜諸種止取三十故以爲每禽焉則宗廟賓客君庖各十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五十八終

仁和邵順穎
長沙王先慎校